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輯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輯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輯者鑒於脂硯齋評本有好幾個，但很珍祕，人民大眾不易看到。乃將五個本子的舊評彙輯起來加以校訂，并附輯者所作長篇引言及批注存佚表。這些批注大都在乾隆刻本以前，誠為研治紅樓夢者難得之參考書。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輯

*

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71

開本 787×1092 耗 1/29 印張 21 5/29 字數 367,000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 7,000 冊)

一九五七年二月新一版

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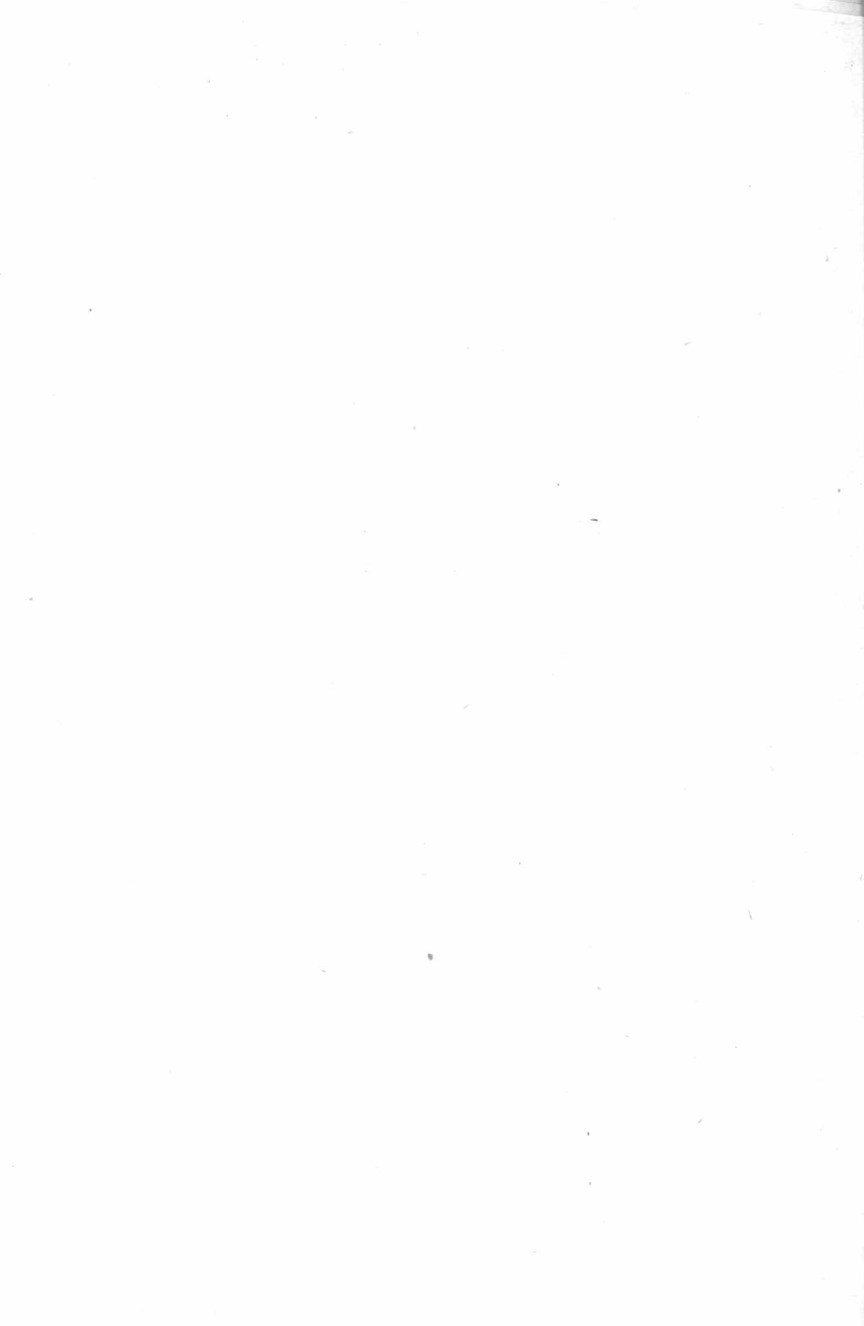
印數 2,001—4,500 定價 (7) 1.67 元

目次

引言	五
凡例	一九
紅樓夢舊鈔各本所存批注略表（附錄一）	二
有正書局本戚蓼生序（附錄二）	三
第一回	三
第二回	七
第三回	七
第四回	九
第五回	一〇
第六回	一三
第七回	一四
第八回	一六
第九回	一八
第十回	一八
第十一回	一九
第十二回	一九
第十三回	二〇
第十四回	二五
第十五回	二三
第十六回	二四
第十七回	二五
第十八回	二六

第十九回	二九七	第三十五回	四七七
第二十回	三三〇	第三十六回	四七八
第二十一回	三四三	第三十七回	四八〇
第二十二回	三六四	第三十八回	四九一
第二十三回	三八二	第三十九回	四九五
第二十四回	三九〇	第四十回	四九九
第二十五回	四〇六	第四十一回	五〇一
第二十六回	四三二	第四十二回	五〇三
第二十七回	四四一	第四十三回	五〇五
第二十八回	四五六	第四十四回	五一一
第二十九回	四七一	第四十五回	五一五
第三十回	四七二	第四十六回	五一八
第三十一回	四七三	第四十七回	五二二
第三十二回	四七四	第四十八回	五二三
第三十三回	四七五	第四十九回	五二五
第三十四回	四七六	第五十回	五二七

第五十一回	五三〇	第六十八回	五六二
第五十二回	五三三	第六十九回	五六三
第五十三回	五三六	第七十回	五六四
第五十四回	五三九	第七十一回	五六五
第五十五回	五四一	第七十二回	五六八
第五十六回	五四三	第七十三回	五七一
第五十七回	五四五	第七十四回	五七六
第五十八回	五四七	第七十五回	五八二
第五十九回	五五〇	第七十六回	五八七
第六十回	五五一	第七十七回	五九一
第六十一回	五五三	第七十八回	五九五
第六十二回	五五四	第七十九回	六〇二
第六十三回	五五五	第八十回	六〇六
第六十四回	五五七		
第六十五回	五五八		
第六十六回	五六〇		



引言

一 脂評的情況

整理古典文藝首先要具備正確的觀點，其次便是整理材料，善於恰如其份地運用材料。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關於紅樓夢有一批材料陸續發見，雖屢見人零星片段地引用，却沒有經過全面地輯錄和校訂的便是『脂硯齋評』（簡稱『脂評』）。本編大部工作只是輯錄，校訂雖然有一些，却還差得多，所以只稱爲『輯評』。

所謂『脂硯齋評本』，它的內容相當地複雜，文字並非都出脂硯齋手，不過主要的、重要的是脂評罷了。這些批注（包括一些較晚的在內）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列舉三點來說明。

（一）以現存的材料來看，在一七九二年程排本以前，所有的舊抄本都附有批注。不但此也，甲戌本初行（一七五四年），曹雪芹還活着，那時紅樓夢大約未必有八十回，已有評了，而且是『再評』『重評』。初評假如如有，必更在一七五四年以前。說明白一點，紅樓夢屬稿的時候，即附評語。

(二)脂硯齋雖至今尚不能斷定爲何人，但「脂評」裏有部分的批注，看它的情形口脂，可能是作者自己做的。又就各脂本看，批注常常與正文相混，有些地方幾乎糾纏難辨。例如在第七十四回上有「爲察奸情反得賊賊」八個字，我們至今不能定它爲正文或批語。

(三)不算最早的脂評，即以較晚的評注，如近在山西發見的乾隆甲辰本，其時代亦早於刻本大概有十年。根據以上三點，我們要看未經程偉元高鶚竄改的前八十回，要想接近曹雪芹原本的真面目，除研討各脂本的正文以外，自然必須參考脂評。

但是這些脂評並不這麼容易看的：(1)各脂本皆海內孤本，尙未影印出來，備公衆的閱覽繙檢。(2)各本情形，同中有異，或大同小異，參差不一。看了這本，丟了那本；找到那本，又忘了這本。(3)評語寫法各式各樣，正規的約有五種：開首總批，眉批，夾批，正文下雙行批注，回末總批。非正規的又有：如上所說混入正文寫作大字的批，如下引雙行批注下的再雙行批。用筆的顏色又有硃有墨。真是錯綜雜揉，必須仔細加以辨識。(4)評語中少數有署名兼記年時的，也有只署名的，也有只記年月的，大部分什麼都不附，光頭禿腦，頗難分出誰是誰來。(5)這些評語有時還不免矛盾衝突。有一個人自己批駁自己，也有兩個人在那邊吵嘴。(6)最大的毛病，這些抄本都出於後來過錄，無論正文評注每每錯得一塌胡塗，特別是脂硯齋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後，幾乎大

半訛謬，不堪卒讀。

既有像上述這種情形，慢說脂本暫時沒有得到機會公開閱覽，即使能夠這樣，看來也很費勁。至於它們本身的價值如何，我想還有待大家作進一步的研究。但必須有人來做這初步彙抄的工作，使人一覽可知。我不敢說能把這工作做好，但我希望多少有些用處，提供給研究工作作為參考。

二 輯校的經過

我本來也不打算做這事的，對這些批注如此分散混亂訛謬，也頗有力難勝任之感。近正在整理各種脂本，預備將來出一個比較可讀的八十回本。晚近坊間整理標點的舊小說都不附批，這是為廣大讀者減輕閱讀的精力著想。此書異日刊行，當非例外，不過是個『白文本』而已。既出脂本而不見脂評，有人不免遺憾。我感謝啓元白先生給我那樣的提議。他說，各本既都在這裏，何妨趁機會把脂評輯出來呢。我覺得他的意思很好，便開始想做這工作。首先要說明所用的版本問題。現存的脂本有些什麼？在我手邊又有些什麼？

屬脂硯齋系統的本子，廣義說來共有五個。依原記年分為次序排列在左方。事實上各本多出傳抄，真正抄寫的年月不明，所附干支只是底本的年分。如甲戌為一七五四指

底本說，現存的甲戌本並非一七五四年抄的，遠在這個以後。餘可類推。

(一) 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重評本（凡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

(二) 乾隆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三十八回，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後經抄配）。

(三) 乾隆庚辰（一七六〇）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四) 乾隆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本（八十回）。

(五) 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序本（八十回，重抄付印，底本已毀，原來年代不明。有正兩次印本有大字小字之別，大字本稍好）。

(二) (四) (五) 都在我手邊。(一) 我現在有的是近人將那本脂評過錄在己卯本上的。(三) 藏西郊北京大學，我有它的照片。(一) (三) 兩種都打了個折扣，對於輯評工作有些影響。

各本的評注或詳或略，或有或無（存缺的情形見下附表），並不一律。大約甲戌、己卯、庚辰本（己、庚皆四閱評本，尤為接近）都是脂本的嫡系。有正戚本也屬於這個系統；但凡遇見評注原附記脂硯齋字樣的一起改去，不知什麼意思。在回首回末都附總評（只六十七回缺），有些出脂評，有些不是，總比較晚一點（大概此人亦作者的本家，

如第五十四回總批有『都中旺族首吾門』。是否僅出一人之手，亦不可知。甲辰本不題脂評，也不提起它，原非真正的脂本系統；不過他確看見過脂本，據脂本錄評而又刪節了去，在第十九回上有明文。校者自己又增補了些，所補的沒甚好處，分量也不多。

以多少而論，甲戌本殘存十六回而批注很密。庚辰本次之，從第十二回始有評，最先的十一回一清如水，無批注。己卯本又次之，很少眉批夾批，只有雙行批注。但第十回各本均少批注，獨己卯本有夾批若干條。有正本批注也不少，到四十回以後幾乎全缺。甲辰本評注最少，到了三十七回也幾乎沒有了。這表示出抄書人有時很懶，或校書人對評注不重視，以致逐漸稀減。到了程高排印便一古腦兒把它們都刪了去；因這些脂評表示另外一種觀點，跟程高不合，自不得不刪。只留下一些『漏網之魚』，大約原來都寫作大字的，到現在還可以看出這些痕跡來。

以批注種類而論，在正文下的雙行批注最早，也最重要。這些比較靠得住是脂評，多在雪芹生前，從底本過錄，而底本又出於作者的原稿。眉批夾批便差一點，時代既早晚不定；批書人有脂硯齋，更有其他署名，此外即不很清楚。各本上的墨筆眉批更晚了，大約收藏這抄本的人所批，在清中世以後。

以上是這些本子的大概情形。我所有材料不算不完全，也不算太完全，輯錄時便發生一些技術上的困難。現在分條略說輯錄的經過和辦法如左：

(一)批注單行不附原書，那必須出批注所屬的正文；要出正文，又必須考慮用什麼本子的正文。脂本跟程本是兩個系統，脂評安在程本上，非但方底圓蓋，有些地方因文字不同，根本上無所附麗。就各脂本看，脂庚本比較完全，但既未經過整理，不曾流通。現在比較完全，比較易得的只有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本編所用，除用括弧星號特別注出的外，都是這個本子。原應加注頁數，而有正所印有大字小字兩種本子，頁數不同。所以注上了，非但沒有多大用處，而且反會引起混亂。且不注頁數還有一種好處，即將來如印行脂庚本或校定本，拿來對照，大致仍可通用。

(二)出什麼正文的問題。這些批注抄得都很隨便而且混雜，究應附在那句或那段原文之後，不大好確定。現所出正文，是我一時斟酌大概情形寫的，只是大致不離，讀者不宜十分呆看。

(三)我本想把各本批注的情況記載得更詳明一點，奈事實上以材料打了折扣，不能如願。第一，所據甲戌殘本是過錄的。上文說過甲戌本評最多，具備很多的格式，但所錄怕不完備，又因附寫在己卯本上，為地位行款所限，亦不方便。如最需要區別的雙行批注和行間夾批便分不清楚，偶有記號示別，亦很零落。所以記錄甲戌只注明總評眉批兩種，而雙行批注和夾批不能加分別，僅稱甲戌。錄這甲戌本折扣相當的大，將來若找着原本，必須校訂添補的。第二，庚辰本用的是照片，當然比過錄的好得多，不過對原

來的「硃」「墨」不大好分別。墨筆實係後人所加，時間很晚很晚，附入本編必須分別觀之。但我不會完全分記出來。幸而數量極少，如署名「鑑堂」「綺園」「玉藍坡」等都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庚辰本已影印，故將眉評夾批是黑筆的注出。）

此外已卯略同庚辰，而缺眉批夾批，它特有的評不多。甲辰只在十九回之首有一總批，乃校書人自加，其餘都是雙行批注。有正除雙行批注出自脂本外，回首回末特有的總評，有些亦同脂本。眉批是有正老閱所加，爲推廣有正本作宣傳，故不錄。這三個本的情形都比較簡單。

（四）最大的困難，這些批注每錯得一團糟。就存其真面講來，似不應改，而且改字，我又怕改得不對。就讀者的需要方便講來，又必須校字。把一大堆破破爛爛的，原封送給大家，也是不大負責任的態度。我覺得處於兩難的地位。後來碰到有錯誤，還是校改的地方多，仍其原文的少。大抵改字補字都用（）爲記，亦有大顯明的逕自改了，未注括弧的。不改的亦有一些情形。如某本錯了，而另本不錯；兩本既已並列，則某本的錯字比較可知，即無須改。又如錯得過分了，我雖努力去找，有時找得着，有時却找不着。這兒舉一個校字很多的例子，在脂庚本第七十二回之末：

「賈政因說道」一段下，

〔庚辰〕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寫賈老則不然文若不如此寫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則又非賈老。

〔校文〕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寫賈老則不然（成）文，若不如此寫，則又非賈老。

有些比這個還錯得更凶，那只好由它去了，藉存其本來面目。

（三）評注的署名和附記年月

這些評注多半『無名氏』，即有簽署亦是化名筆名，子虛烏有之類，但既有了名字，即不知究出何人之手，似不妨一談。人人談講脂硯齋，他是何人，我們首先就不知道。在庚辰本上，除他以外還有三個筆名：梅溪、松齋、畸笏（甲戌本大概不見畸笏之名，却不等於沒有畸笏的評）。這三個人名下的評注數量也大不相等，署名松齋梅溪的各只一條，而畸笏却至少有數十條之多。他是一個大評家，與脂硯可以匹敵的。若墨筆眉批的署名，上已表過，無甚關係，不再提了。

我們將不重要的先說了。梅溪這名跟本書第一回的東魯孔梅溪相同，可能是雪芹的弟弟棠村。松齋或即脂齋，從松脂連想的，也可能是另一位。有正本第四十一總評爲一詩，下署『立松軒』，不知即松齋否。

現在賸下須談論的只有這兩個大評家，脂硯與畸笏了。他兩個究竟是什麼人，異說紛紜。脂硯齋有說雪芹的叔叔；有說爲同族親屬嫡堂弟兄；後又改說爲即曹雪芹；更有

人說即書中史湘雲。畸笏有人疑爲即脂硯的另一個新別號。畸笏亦作畸笏叟，脂硯齋既爲史湘雲了，如何又是畸笏叟呢？史湘雲自稱「叟」嗎？這非常奇怪的。

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原不容易的。我想簡單地提出三個問題，却也不能明確地回答，只述說我的假想和初步的看法。三個問題：脂硯齋是誰？畸笏叟是誰？脂硯跟畸笏是一是二？先回答第三個。既有兩個名字，我們並沒有什麼證據看得出他們是一個人，那麼就當他們兩個人好了。我覺得沒有牽合混同的必要。回答第一個問題，以證據缺乏，很感困難。脂硯是否即曹雪芹的化名我不敢說，有一點確定的，即所謂真的脂評，有作者的手筆在內。但這並不等於說脂硯齋即曹雪芹。

現在的「脂評」，有些作者的手筆在內，恐怕沒有問題。如第七十八回「芙蓉誅」前面，脂庚辰本有批語一條，混入正文。這當然是作者說的。

「諸君閱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有人以爲像「芙蓉誅」這般哀豔沈痛的文章，如何可當笑話看？殊不知這正是作者自評，才可以這樣說，正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若他人如何能說這樣的話。他人如此評，即成爲謬妄之談了。

又如七十八回「芙蓉誅」的注解，當然是作者自爲，已有人指出。此外雙行批注中還有一些疑爲作者之筆，但尙不能確定，這兒且不說了。

第二個問題，畸笏叟何人？他可能是老輩，比雪芹行輩要尊。看他自稱「叟」「老人」可知。如甲戌本第十三回的硃批：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這條雖無署名，大概是畸笏。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於丁亥夏他自稱「朽物」，跟這裏「老朽」相合，口氣都非常老氣橫秋的。

對上列三個問題，我可能的解答不過如此，到底沒有說出誰是誰非；但咱們却不妨信賴這些批注。因他們一小部分爲作者自評，其大部分出於作者最近的親屬。無論從哪一方面來估價，總歸是非常高的。下邊再從時間上來看批注，即他們附記的年月。

粗略地看，各本既書于支如甲戌本己卯本之類，那末，批注當然跟着它走。實際上不盡然。必須知道底本的時間固不等於過錄的時間，而底本過錄的兩個時間也各不等於批注的時間。舉兩個例就明白了。

如甲戌本應早於庚辰本七年，但今甲戌本最後批注附有年月的是甲午八月（一七七四），而今庚辰本最晚的批注，可考見的是丁亥（一七六七），反而早了七年。又各本的評注，雙行批注爲底本所固有，當然最先，夾批眉批，有些係底本原附，有些後來從別處過錄來的，既不一律，亦難分辨。所以同在某一個本子上的批注，這條跟那條時間可以差得很遠。仍用甲戌本爲例。甲戌的原批，應在甲戌年即一七五四年以前，而上說